

福建續志卷八十

藝文五

記

陳古靈先生祠堂記

宋劉彝

元豐三年歲次庚申三月十有一日樞密直學士侍讀陳公襄捐館於京師天子聞之震悼遣使恤厥家而問其所乏賻贈有加焉朝廷公相卿大夫莫不爲國家惜其不大任也兩禁近侍共臨其殮哭之盡哀凡十有八人列奏稱其道德之重補維國家莫非先王之法生平恩例不奏子弟者三其所奏者皆先疎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族長子弱冠未沾一命天子愈賢之錄其長子守秘書省正字及其猶子外孫皆命以官一日御邇英經筵不見其侍讀也又嗟憫之遣使錫賚撫存其孤比葬於且興又詔常州供應所闕公之生平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爲已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於仕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以仁民爲固國之本也治已爲臨下之範也學古爲修身之資也事親爲行道之始也官於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不止如是焉自始達及終

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於朝以爲民庇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於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不巳也因之拔擢致身於亨顯而不知其出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焉公之於學志在倣古以治其性爲本事君以建其忠爲業故雖燕居必持厥志謂暴其氣者不可以入君子之德是以雖家人臧獲平生未始見其不足之色始與鄉人陳烈周希孟鄭穆友善同志於道比仕則彞也又

以經術政事更相琢磨而銳於經綸天下大務尤能受盡言樂聞已過喜於爲善而夙夜弗忘者詩與易也故其鈎考皆得姬孔幾微之蘊傳註所至弗迨其藩籬矣乃能誠其言信其行所臨之民莫不允之仰以爲範焉至於圖形或寫其名位置於屋壁致誠以香烟餘二三紀而愈篤者其仁洽於民蓋如是浦城尤甚焉度量淵廣長於包荒樂於教民其職精於治體其政先於變俗其仁勤於濟衆其交貴於謙光故其出入中外裕裕焉弗以進退榮辱動其心焉每日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吾徒之事也其知諫知雜

言出至誠詳審有緒不爲激訐以求沃寤故雖譏病
大臣補救時政上每嘉納而多留中人疑其必將大
用也後進掀騰躡公以進者衆乃能安其素守不忘
致君之志竭勞庶職益用勤瘁焉其與門人議論則
曰欲致君如堯舜者莫若得大賢進之爲先焉其經
綸國事欲致治如古者莫若采智識高者用之爲急
也其購求賢才以永基祚莫若興起學校教之經術
用其德行之爲要也故其初筮仕於浦城則創學舍
三百楹躬自講授從之學者餘五百士仙居河陽之
學人雖不滿百而遂變其風俗常州之學宏大○○

於湖人才輩出世以其功比安定先生胡公焉公字
述古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廣明初巢賊亂中原豪傑
乘之蜂起善族往往避地遐遠故隨王潮入閩尋仕
於閩王審知乃居福州宋有天下公之祖旣仕爲椽
吏卒於東川有子五人長曰則之以儒術率諸弟皆
用學行名於鄉閭遂遷宅於候官縣之西南百里村
曰古靈耕且學而兄弟屢以賢能薦於春官公考侍
郎諱象遂以五舉入仕於閩王公十有八歲喪其所
怙二十有六始登進士第主建州浦城簿以文學政
事稱於當時高卓拔乎倫類矣遷台州仙居令改佐

著作知河陽縣移知彭州濠陽縣司徒鄭國富公入
相仁宗進賢惟急首以文行詔公試秘閣校理判尚
書祠部兩府奏立寺院度僧道於墳莊者三四人勅
下祠部公執奏以爲社稷萬年公相無極人人胥効
則盡天下之士歸於僧道矣朝廷惑於兩府之議移
公編校書籍以遂其事焉出知常州入爲開封推官
三司鹽鐵判官使北虜還知明州未至召修起居注
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御史知雜有旨候知制誥闕與
試公疏曰陛下必以臣自內史過爲臺雜乃是下遷
爰降德音俾諭聖意然非所以使臣以義者也謹當

夙夜上禪朝政下葺臺綱震肅百僚繩糾非法不知
鈇鑕之在前矣所有詔命乞賜寢罷遂判吏部流內
銓皆有所發以革宿弊天下稱之未幾召試知制誥
公不就奏曰朝廷比以制置條例司改更常平新法
中外之議皆以爲擾臣負憂責不得不言未能開悟
聖心密令寢罷不職之罪不知譴所其有召試臣不
敢當旋罷知雜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復修起居
注皆辭以爲言事不職不敢承命仍乞外補御批其
疏近除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
朕素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故特還舊職庶幾左

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釋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
豈不悉朕意歟今還卿來章當亟就職遂復修注判
銓馬熙寧四年乃知制誥直學士院嘉謀嘉猷入告
於后出稱其德罷任方隆而疾之者繼以他事出知
陳州未幾移知杭州再期移應天府留守未至復知
陳州八年冬召赴闕知通政銀臺司遷尚書右司郎
中充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九年兼侍讀
知審官院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奉勅修郊廟奉祀
禮文兼判尚書省二年仁宗慈聖光獻皇后崩公爲
山陵鹵簿使於時一身總判十局雖已瘦病而不敢

辭焉其創新規懲宿弊條析類舉皆中機要而被受
奉行者莫不以爲宜焉享年六十有四計聞上下朝
野莫不惜其志業之隆遇君之厚而終於散地也世
以浦城爲難治者數大族在焉其仕於朝者累百而
姻婭在宦途者倍之于弟爲士爲農不知其數也挾
懼營私虐其閭里干請州郡以迫縣吏使不能自存
以立其政者歲常有之公爲主簿集其士弟子及庶
民之好學者教於縣庠使孝于其親順于其昆信于
其鄉仁于其民由是爲其父兄者更相糾戒不可以
非禮干吾簿焉時有近禁大臣扶護親喪還闕衢州

以南所過邑皆調民丁七百送其行李至浦城公曰
農時方作雖王命尚不可奪之矧以爲私耶乃令僦
賃以役其境仙居之俗不知學之可爲也公率其子
弟躬爲講教至有父爲吏於庭下而子爲士於堂上
與其燕飲者翕然大變河陽亦然而謗之者曰以講
教爲名而實取其齎貨也鄭公惑焉召以告之俾罷
縣學公對之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不恤不
罷終化其俗爲鄒魯焉邑居隘陋盛暑公出家人間
或垂簾納涼於廳事旣而其櫝失官緡錢二十萬守
者以爲辭公不辯出已俸償之物議喧騰鄭公亦以

爲信未幾盜獲於它邑乃守櫝者爲之其厚重多類
此河陽里胥運置酒材破蕩產業者世以爲病公命
浙東從之學者張公諤以百金僦田兩夫募農師引
沃水灌爲稻畦種以糯穀比其耕插耘耨收穫也必
躬蒞之而其往來皆用盛樂招集其民但觀稼穡之
法酒材旣足民胥効之瘠鹵之地遂爲膏腴荒榛故
迹復生杭餘矣迨今仰焉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
不得北入於江以爲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矣
公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
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

害以除而田旱有溉農穰歲享矣杭州海濱其地鹵
鹵水不可食居民數十萬家皆市山泉以給日用公
按李長源舊迹砌石爲函接竹引西湖之水以注六
井散在閭里一城汲用有餘潤也民荷其惠焉生平
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於篇會其部使可以
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知其數焉凡於
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爲法者
鰥寡孤獨災傷水旱凶札疾疫恤窮安富養老勸農
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財差役漕運之事莫不
夙夜圖營精密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七

者不憚謙遜屢求廣諮博訪旣得一善則又稱其得
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生平存心凡四十年而弗
懈也旣亡彛檢其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
授或以相諮凡餘百本或累至數十幅盈紙細書講
論得失則其以天下爲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
可量哉其行藝及三代旣請公卿爲之志銘彛惜其
賢而志有不得發者旣知其詳不忍默而無傳嗚乎
觀於是則知吾哭之哀爲不徒然矣其旣亡厥子與
弟皆以書來告予曰公之將亡數日默而無言恬愉
自若妻子泣而環之求其誨諭之言乃命紙筆惟作

先聖先師四字授筆而終嗚乎誅曰皇極有本兮性
清爲先千載一獲兮幾終又傳躬遇聖主兮灼知其
賢弗用而殞兮乃命在天泰者若是兮茅茹其連鳴
乎姬孔兮冥冥弗宣志在先聖兮死而罔遷筆以傳
聖兮忠仁則堅

永利倉記

宋朱子

浦城縣仙陽鎮永利倉者故提舉常平公事黃侯靜
之所爲也聞之故老其年黃侯以鄉人奉使本道奏
立倉其室中歲時歛散以賑貧乏且使鎮官兼董其
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頗賴其利後以兵亂廢熄無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八

餘歲或不收民輒告病於今若干餘年而吏部之調
鎮官猶襲故號也中間知縣事王君鉛視邑之仁風
諸里社倉頗有成效欲取其法以復此倉之舊而議
不克合今知縣事括蒼鮑君恭叔之來乃復有請而
使者吳興李侯牧深然之於是鮑君得致其役營度
故壤築倉若干楹不日告成畧如舊制遂移縣廩之
粟若干斛以隸焉夏發以貸冬歛以藏一以淳熙某
年社倉制勅從事蓋凡貸之所及者某里某都之人
固皆有望於其後而無復凶年之患矣其所未及則
亦欣然相告曰是倉息滋而藏羨其肯卒遺我哉鮑

君聞之以書來告曰邑人之情如此不可以無記也予觀黃侯當日之權足以制一道而其後爲此乃僅足以恤其鄉鄰蓋未嘗不歎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廣以今推之則未必其勢之有不能也是安得以今日社倉之法告之哉若李侯鮑君之是役則既足使黃侯之心愈久不泯而又能承天子之詔以廣其惠於無窮是皆可書也已獨後之人能推所餘以徧乎其所未及則有未可必者故特爲之書其本末而并以告焉庶乎有所考而不亡也

龍門精舍記

宋黃幹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九

度地居民爲城邑爲鄉井其居之安其生齒阜以蕃則其山川融結磅礴深厚宛委回復必有可觀者若夫萃爲中和散爲英華涵濡孕育爲哲人才士則其瓌偉絕特必有大可觀者焉蓋人稟陰陽以生川流山峙陰陽之大者其剛柔厚薄盈虛聚散宜悉相似也吾友林正卿所居之鄉山曰鼎峰水曰梅溪鼎峰之山析爲二支東西迭起仰而相向俯而相就卒而交互以相入梅溪之水沿山而流若往而復若低而觸若停而蓄莫知其所自出如是者十數里然後聳爲雙崖瀉爲三灘崖東灘駛律峯湖泮露恠呈竒不

可名狀蓋一鄉之屏蔽神龍之所潛也其鄉士友顧而樂之結茆爲菴名以龍門屬其友黃幹記之幹未嘗至其鄉獨嘗與其士友遊大抵廉潔削峻好義而喜文則山川之氣實使然也人固囿于氣當有以充其氣山之高水之深神龍之變化苟有以充之吾分內物耳不然漁樵耕販往來其間者相踵也於我何有焉

建安縣學田記

宋 真德秀

建安縣故無學韓公元吉昉立廟以祀先聖王侯元應又立講堂二齋學之制略具矣而亡以廩士猶未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始有學也寶慶丙戌秋清源留侯來謁款於廟顧學雖頗具而未完則命撤其蔽垣其闕植以叢桂氣象一新矣獨廩給之費真知所自出每春秋舍菜先期補弟子員賦以餐錢俾與厥事事已散去惕焉爲弗寧下車餘二年畢力經營得在官之田若干歲租僅百石悉舉而歸之學於是學之有田侯實始之書來諭予願有志予爲之嘆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者視物猶己不仁者反是蓋凡與吾並生天壤間者皆同類也於其同類之中有位以爲之長饑焉而哺寒焉而衣夫孰非吾責况士者又同類之秀乎憫士

之窮而無以養此卽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且公卿大夫者士之積耳養之以成其材厲其節使善人衆多而當世有所賴其仁不旣大矣乎世之爲吏者鮮克知之故常以學政爲弗急雖養士之田素具或轉而他用或漫不警省聽其侵牟於吏而奪攘於豪民今建安有學無田議者初不以咎今留侯於此廼獨明焉由已隱憂朝思夕謀必如所志而後已推此念也其忍四境之內有一民弗獲其養乎予故曰此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雖然侯之於士厚矣士之所以自厚者當何如耶昔鄒孟氏之門人有以不耕而食

疑其爲素餐者孟子曰君子之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今士之廩於官者優游自佚不幾於無事而食歟吁養之厚所以責之深也夫用之則國安君榮雖既往者之任然培其可用之本獨不在今乎本者何孝弟忠信是也蓋四者人之所以爲人而士之所以爲士者也一或失是且有愧於人而况士乎故聖門之教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操觚吮墨汲汲焉以徼利達爲事而本焉之莫知是則眞素餐矣有志之士蓋亦竦然自勵修之身以及於家有位焉則推之

以及於國使人知君親臣子大義有殞而弗渝是則
侯置田廩士之本指侯名元圭字某實三朝賢相衛
國忠宣公之孫云

三十五橋記

宋黃樵

皇宋慶元四年夏六月丁卯漳州由南譙門達于漳
浦造橋三十有五所越明年春正月甲寅咸告厥功
嘻此百世之偉績也漳浦距城百二十里而遠崖谷
高下傾亞之勢砢然洼然斜川斷港湍注奔溢春霖
秋潦交流之勢益悍往來憧憧睨視咨嗟疇克拯之
太府寺丞傅公來蒞州事內外修明百廢具舉期年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三

政治田里歡康益思所以利人於遠乃命龍溪宰李
君鼎經度橋事或曰役衆費廣未易猝辦請叢贊鉅
木以濟公曰非所以爲後圖必伐石爲之乃可擇僧
徒之可任者分督焉不用官府文書科役百姓工酬
其直民勸而趨不競不譁談笑而集出州行五十五
里卽漳浦界爲橋四曰亭堯曰桃李徑曰謝倉曰岑
堯惟馬口舊有大橋缺圯而重修之自兩邑界至於
三古坑爲橋九曰赤嶺上下二橋曰冷水坑曰洋礮
曰李林惟三古坑其橋四此地灌莽聚石澗水旁出
故橋特多自三古坑至于邑爲橋十有三曰烏石徑

口草履嶺曰吳徑曰菱蓼灘其壯大尤爲諸橋之冠
曰新坑曰椽林曰黃林曰虎深坑曰陳壟曰橫漳其
橋二曰龍山莊曰蔡坑其間又有小橋九不著名悉
皆堅好共長九百五十尺有奇廣狹不齊隨地之宜
橋旣立矣復砌石治道夷其險阻凡一千二百餘丈
糜金錢五百萬公節用愛人不事游觀每與官僚語
及財賦惻然曰生民膏血也獨至於捐利與民及爲
民興利了無靳色曰州郡他無妄費則惠可及百姓
矣行道之人去危履坦踴躍歌舞願紀其實以論來
者甘棠道周有石巍然幾世幾年可磨可鏹若有待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三

焉郡人黃樵拂石大書祝公之操如此石堅石不可
朽公名永傳以濟巨川父老來觀相與告戒曰無愧
召公勿伐勿拜

新建綏城驛記

宋黃震

咸淳七年秋知邵武建寧縣程侯作綏城驛成走書
囑余爲記余謂此固天理之當然而仁者之事顧非
克去已私者不能爲之爾夫仁者以天地民物爲心
故必欲無一之不得其所不特施於吾國者爲然雖
其施於四方賓旅者亦莫不然如周禮之有候人有
野廬氏皆發於一念自然之公而後世則不可以例

論晉以隸人之垣羸諸侯而人去及高大諸侯之館則衆附之此其崇飾勢不得不爲漢以乘傳達命令於天下唐以館驛使輸貢賦於中都此其程督亦勢不得不爲而又皆以國家之力而爲之雖未必果爲仁者之事亦何俟士大夫克己之私而後能爲之耶我朝自朝廷而監司而州而縣脉絡相通臂指相使不俟驛傳之督促無待使指之旁午惟在京置都亭驛置班荆館以待四夷來王之人州縣則一切惟其自置安然與天下相安此非迫於勢之不得不爲也承平日久財用日繁而縣令受煎熬之極治事之廳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古

燕寢之室風雨不蔽十或二三而况賓旅者此又窘於力之不暇爲也勢非不得不爲力又不暇有爲而猶爲之非仁者之事乎非克己之私以成其仁者能之乎盖程侯之事是已侯稽舊驛之不存閔至者之無歸而新其驛凡十楹計縣帑之垂罄覈浮鹽之有羸一毫不以自利而用以建驛者錢踰萬緡此三代設侯人設廬野氏之心而我朝分牧以仁民之心也侯之仁其民如是他可類推而他日之贊我朝之仁以仁天下亦從可預推矣豈特一驛之新云乎哉余故悅而爲之書若夫存縣名之舊扁曰綏城廳曰淮

城第一東曰必葺西曰欲留又中爲告新之亭而名其左爲願豐右爲所憇且爲一堂二內以附其後名見思巨麗翬飛甲於遠近此又特其驛之細侯名夢桂字月卿世居建安云

雙節廟記

元揭傒斯

皇帝元年江淞行省言漳州萬戶府知事闕文興死其君其配王氏死其夫邦人旣爲之立廟請加褒顯以慰邦人以爲天下後世勸乃下吏部定封太常議謚而封闕文興爲英毅侯王氏貞烈夫人廟曰雙節之廟今右司郎中范陽張侯士宏爲吏部侍郎時所

力行也新安鄭玉復持張侯命請暴其事於麗牲之石謂闕文興不知何許人王氏金陵民家女至元十三年從萬戶賈將軍戍漳州十七年八月望劇賊陳弔眼夜率衆爲亂殺招討傅全及其一家官軍死者十八九闕文興戰死其配王氏有美色爲賊所執逼欲污之給曰我不幸至此豈敢愛身其願收葬吾夫然後唯命賊義而許之得其夫亂屍中置積薪火之遂自躍火中燒死後十八年始上其事連帥及部使者以達行省又九年行省始聞於朝下禮部議部請訪王氏旌里旌其門閭收卹其宗親仍以其事付史

館事下江淞求之六年無所得乃用漳守言表其故
營曰烈女之坊然無及文興者又二十有一年士民
言之不已以有今日之請於戲二人之死卓卓如此
猶歷五十有四年始獲五鼎之封雙節之錫且必待
張侯贊之人之伏巖藪沈下寮砥名礪操欲聞於天
下亦難矣况數十年之間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爲
王氏而止王氏信莫及也闕文興詎亦可少哉天下
綰符杖節擁萬夫之衆鎮千里之地者不知其幾一
旦四方有急天子之命未及於境已閉閣稱疾者有
矣遂委衆而逃者有矣當是時變起倉卒使闕文興

第守簿書期會之常負妻子踰垣而避人孰得而議
之而蒙凶威蹈白刃奮不顧身之勇死而無悔者何
耶蓋禍亂逼於前忠義激於內不暇擇地而死也至
於王氏決死生於俄頃不辱其身烈丈夫有弗逮矣
君子曰人皆死於危二人獨死於安以皆有苟免之
道而不爲也然江淞之請雖堅中書之命雖下微張
侯英毅必不侯貞烈之封亦不及而闕之死其君王
之死其夫亦豈欲求廟食冀褒寵要譽於天下哉誠
不忍棄君臣夫婦之義焉耳傳全闔門死難有司之
請朝廷之議皆不及者武臣死事國有常典云其詞

曰世道升降視綱與常綱常弗紊國乃吉昌位位闕
侯夙佐戎幕匪予伊載而簿書攸托婉婉王姬來嬪
於闕夙興夜寐惟警戒是監元有南土爰鎮於漳閩
山巖巖以海為疆謂國既平謂德威既加弗戒弗備
而內生蘖芽盜夜斫營侯亦戰死王姬不辱入火如
水五十四年民請弗卻廟有新號而封有新爵載念
厥初風教未立三綱如此命胡不集惟侯克齊而家
而婦克配爾德生雖不融沒有遺則民心孔懷廟食
孔宜式著刻辭為臣妾之規

鄭公渡記

元吳海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七

閩上游四州之水從高赴下既滙於洪塘遂經臺山
帶郡城以東其別流則南循方山而會於長陞臺江
古稱險連艦為浮橋以濟行者元祐間始創石橋水
道壅遏少有淫雨則暴流汎溢鳳岡百里以上皆為
巨浸壞廬舍損禾麻無歲無之而其勢日趨於南揚
突漂激觸鬪噬齧江面益廣舊時臺江之險悉移於
此水西水南諸步視為畏津而新愷陽愷實當江流
迴斡之衝又有隧風不時摧帆折楫舟人相語為戒
並岸強獷之徒植黨專濟他舟禁莫得行要利不如
意則詬辱百端扁舟葦如坐客俱滿至不勝載而後

發少遇風濤率多覆溺前後不可以計至正二十五
年秋九月十二日舟覆新愷同死者一十八人餘以
救獲免海北貳憲鄭公適寓瓜州聞而閔之白太府
取巨木百章營二舟募村疇之習于水者操之一自
白苗濟陽愷一自新愷置田二十五畝以給操舟者
之食不足又將勸好義者益之舟旣鉅無倉猝之虞
濟甚利無邀阻之患由是遠近之人來往者莫不歡
欣鼓舞而頌之曰江流瀾瀾孰濟鄭公我往我來惠
我無窮又曰湯湯江水其深不極脫我魚鱉就我几
席匪舟也車匪川也途公功惠我不忘也且於是凡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六

歌咏之人與鄉人父老咸來告于予曰吾儂居水濱
不能去舟楫然數十年間墊危者屢矣哀溺者數矣
異時舟人怙利且忍視人性命若土芥然雖衆疾之
而不能革自公建義渡以來居人絕行者之憂行者
如在宇之安獨彼喪其利朝夕懷怏怏心略謀所以
害而奪之者微鄭公之功其蔑有不廢者矣夫安其
利者焉知去其害之難也請爲吾子記之然鄙人不
知故聞昔鄭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君子非之
無乃爲公議乎予曰不然夫子產相鄭國躬秉其政
而涉人于國邑之內於政誠有闕君子非之若公持

節他遊政不得行於此一觸耳目所聞見遽與聞隱之心不能極之於先將圖免之於後蓋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田之薄不可以不增舟之敝不可以不葺公之心猶有以望於後之人後之人抑豈無公之心乎後之人無公之心則人之思公愈無已矣衆又曰聞古人有所建置而利不忘于人人多以其氏稱之若白公渠萊公井蘓公堤李長者陂之類願刻石表曰鄭公渡則如何予曰宜衆咸曰諾遂爲記公名潛字彥昭新安人其居官有益於民者類如此所在時見稱云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九

滄洲精舍記

元虞集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學以教乎其入羣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爲則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宮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遊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末有熊禾記陳義記

事甚大而備然而賦人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
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
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爲已任知無不爲文公五世
孫所以考亭之事告諸通守通守曰是吾職也乃掇
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
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
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於是翁然趨勸而
新之首作文公祠堂所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
山書院記遂併考亭之記焉蓋聞諸所曰今考亭昔
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深

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子之言蓋至於晚歲而
後能築室以承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
意者精神魂魄之往來猶固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
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
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
後若有見乎其儀形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
雨露之沾濡君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
近也况乎鄉之遺老宿儒微言緒論家傳人遺耳熟
心存者誨言以相勉勗則深造有得而不自知其然
者將以在於斯乎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

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所幸於考亭見之

重建明倫堂記

明王直

正統十五年四月乙卯泰寧縣儒學新作明倫堂成
教諭李卓以書來京師請於予曰縣學之有明倫堂
舊矣其始在禮殿之東洪武初爲縣者以其敝也改
作於禮殿之北隨其地勢而爲之充拓之不加計慮
之不審殿堂相覆壓簷宇相蔽虧無閑達之觀而有
鬱塞之嫌其中吟誦之舍肄習之所可以納日月之
光者蓋無幾非特學者不以爲快達官顯人至是亦
未嘗不嘆其陋而且逼也卓之始至甚病焉且以其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三

密邇殿遊詩書之誦夏楚之施賓客之往來使令之
人走集誼囂之聲不絕于耳非嚴肅以安神靈之道
也况歲久復弊思一新之而未能邑之耆老來觀曰
昔者堂構在東高大開爽山川之勝當乎前皆若效
竒獻秀於茲堂者蓋一邑之偉觀也是以前代之士
之學於此者相繼魁天下聰明茂美之才亦累累有
焉載之縣志可考也改作以來七八十年名薦書者
有矣取進士僅三人是雖本於學問之至與未至抑
山川雖勝而茲堂僻絕不足以當其美歟若復從其
舊則嘉惠敝邑厚矣卓遂以白於縣主簿黃瑞首許

焉縣丞周士良力贊之皆出貲爲倡簪纓之家詩書之族好德尚義之人亦相率來助乃治其故基辨方正位聚財鳩工晨夜展力中爲明倫堂左右爲明德養正二齋知縣洪鏞後至協心一意數課工以相其成而總其大都者則邵武府判郭侯和以正統丙寅十二月興工五閱月而畢規制創建有加於舊凡諸俊秀皆悅而願學於斯堂之內者亦莫不稱其盛也是宜有記以傳於永久夫學校之設遍天下其祀先聖則有廟而課士講道則在於斯堂之中蓋所謂立教之地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乃人之大倫有

有義有別有序有信其道之當然也明之則叙不明則斲天下之治忽繫焉舜之命契三代之立學皆以明此而已明之者何盡其道而已而道之行則又本於五者之德焉體之以仁而益於厚制之於義而盡其宜禮以謹其分之嚴智以辨其理之正而信則以實其心之所發也如是則倫明矣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治化之盛將不與唐虞三代等乎泰寧邵武屬邑也其地多崇山峻嶺舟車之所不通物產富饒風俗淳美故民生皆足以自養而無慕乎外其於人道之當然天理之本然雖或未能盡知而

盡行之然具于人心者未嘗廢也今茲堂既成後以明倫榜于上爲治之賢宰典教之儒師皆可謂知本者矣來學之士誦其詩讀其書仰而瞻其名俯而思盡其道始於身行於家施於鄉黨州閭忠愛之誠積於念慮之微達於事爲之著又擴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用其極則教學之功成若其文章之著見亦皆道德之菁華將可爲後世法豈但一時魁多士而已哉此任治教者之所以望學者之所當勉也誠能乎是則無負於今作興之志矣卓予同邑人嘗從予游盖有志於道者故爲之記俾刻諸石以告焉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三

牧愛堂記

明馮孜

天下都邑堂皆有扁匪直爲觀美盖欲爲政者朝夕顧諟以自警若成湯之盤銘是已邵武郡堂初名宣德嗣政者嫌其同國紀號更曰宣政予朝夕憇其下心竊歎之何者政有美惡其所宣者果美政也則善矣如或惡也可乎哉今指五尺童子而問之皆知郡邑堂爲宣政之所也以是名堂顧於身心何所警乎然心雖歎之而未敢擅立名也適江西憲副陳公惠予以文公先生所書牧愛堂三字予一見之如獲拱璧遂更曰牧愛堂嗚乎王道以愛民爲主文公所以

書牧愛堂三字者豈無謂哉蓋以王道望天下後世而欲天下後世之爲政者必以愛民爲主也然則爲政者其猶牧人乎閭閻小民其猶牛羊乎牧人之於牛羊也荷簞負餼降阿飲池一順其性焉可謂善愛其牛羊者矣否則拂逆之捶楚之羊羊能無騫崩之患乎爲政者之於小民也教之誨之撫之摩之不失其性焉可謂善愛其民者矣否則酷虐之撻剋之小民能無愁嘆之聲乎知牧牛羊之說則牧民之理得矣王道之要豈外是哉嗚乎文公我師也觀其心畫可以想見其人矣况牧愛二字王道是係豈細故耶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十四

昔程夫子於座右嘗書視民如傷四字視民如傷亦牧愛之意也以是知朱子之心卽程子之心而程朱之心又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以此名堂朝夕顧諟庶其有所警乎同官僉曰俞於是乎筆之以自警

古田縣築城記

明楊俊

古田古候官地劉林巨姓世居之亦世田之故曰古田又玉之所嘗產也故又曰玉田開元時始析縣滙雙溪倚翠屏揖仙亭立文峰五華於左右以圍羣山也田轟轟鱗次走陂斜以聯山之極民僅田故醇陰菁遂壑逋亡依阻故易闕正統間鄧寇茂七長驅入

縣民倉卒走廬舍墟藏蓄抄掠以盡天順間訛言陳
寇諒五至縣數數驚民望城爲命吏以爲非我久於
處也置弗聞月陰雨寒鳥驚而鹿駭家無貼席之夜
子友大方伯葉山羅君志仁郎署時也與故老林堪
謀曰古盜衝也城之存乎人今天子留意城諸縣古
獨無舉焉夫無大順之希文朔方之南仲奚恃能城
無西川之仗義延州之青澗奚恃能守盍圖諸遂連
疏詣朝下之部葉山言之部再下之御史葉山又言
之御史則巡按陸君僂任焉專縣之力而相以郡租
之羨授能於永福令姚正程物略基量功而命日申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五

憲令以肅城梗風驅雷行萬畚並築姚去而代如姚
三越禩功以成告凡從尺度之石而址者三甃而堵
者十甃而雉者四合之十有七橫如縱損其七焉凡
周丈度之千三百有畸凡費兩度之萬八千有畸岳
立雲連如防遏潰柵以隔猛噬風雨而大廈之庇也
辛酉寇至庚午寇又至人恃城無恐因頌陸君之功
德葉山遺故土世世之安之惠也請記於予嘗聞之
略先事之防者必有臨事之悔陳倉城孔明以無利
引去莒城不備子重克其三都城國之備也抑發端
引會固有司其間者古歷三千二百五十年而後

縣七百五十四年而後城而蘗山適起其間顯相
運山川靈氣至是完以密矣是固今日一面之古亦
他日係國安危之地古因以名焉惠荅山川其固小
小哉抑古者以民心爲城誠吏於上者責也可觀政
矣

重修文定書院記

明彭時

崇安爲建寧望縣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之居在焉宋
乾道中已祠先生於學而文定書院則自元至正辛
卯縣尹彭庭堅始建書院在今四隅里之興賢坊其
制右爲禮殿奉宣聖及四子侍坐像左爲祠肖先生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五

像居中而以先生從子籍溪致堂茅堂五峰四君子
配焉祠之後有堂前有重門翼有廊廡名其門外曰
文定書院蓋以表崇先賢且欲以待來學也其意美
矣然歲久滋弊近雖有修葺之者而棟宇傾漙廡焉
欲壓天順八年秋八月建寧太守劉公行縣至崇安
因入謁焉憮然有感乃捐已俸率鄉貢士暨文國子
生藍璣輩各助貲庀材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
易朽除腐飾漫漶以鮮潔規制雖仍乎舊而煥然一
新觀者爲之起敬以是年十月始事越三月而告成
成之明年夏太守考績至京語余以其故且屬記焉

竊聞崇安自名縣以來忠臣賢士之生多矣然
之傳惟胡氏爲盛泝其淵源實自先生始蓋先生資
稟絕異早聞伊洛微言於游楊謝三君子而以講明
踐履於家成其子從俱爲大儒遂啓新安朱氏東萊
呂氏南軒張氏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至其生平著
述皆有關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爲尤大蓋春秋孔
夫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
詁通自左氏公穀以來傳註之行無慮百家意舛辭
僻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
王安石詆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宮庸非

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邪先生自壯
年卽知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
南渡時執政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
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扶三
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賤霸內夏外夷
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
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聖千古一心
豈斯文興故自有其時歟鄉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
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敢詆棄之邪
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

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經訓
請繼往聖於未絕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
於是爲大矣我朝推崇先生列諸從祀誠萬世之公
論而崇安乃先生鄉邑矧可無專祠以起後人之景
仰也哉此太守所爲盡心於書院而不敢後也繼今
學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一惟其道德言論是
式是循庶幾進德脩業卓有成效然後無負于太守
表章風勵之意太守名鉞字仗德世家安成爲贈學
士忠愍公之子浙江憲使鈺之兄父子兄弟相繼以
春秋第進士而太守爲政尤汲汲于重名節表風俗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三

亦其學有所本且知所自云

重修考亭書院記

明彭時

自孔孟道學之傳旣泯逮於有宋儒先輩出得其傳
於不傳之後可謂盛矣然而著書立言繼往聖于已
遠開來學於無窮功未有盛於朱文公先生者也先
生鍾元氣之會具希聖之才早聞濂洛緒綸因大肆
其力以探洙泗之淵源故其爲學博文約禮兩極其
至用能包羅天地囊括古今貫徹乎人倫物理遂兼
六經四書與先儒之所傳述者而推明之而訓釋之
而折衷訂正之闡幽發微示天下後世以大中正

之道使學者循之可以入德措之可以成治而無異
端他岐之惑其用心至勤且遠矣自孔孟而下諸賢
明道立教之功邈乎無與並者是宜爲萬世文教之
宗也夫宗其教誦其書以致景仰之誠固當無所不
至而况居處講習之地乎建陽之西里有地曰考亭
實先生之故居也當其時四方來學者衆乃於居之
後別建滄洲精舍爲講授之所厥後理宗尊顯道學
御書考亭書院四字以揭之歷元至今屢修屢壞天
順壬午監察御史安成劉君鈺姑蘓顧君儼同過而
致敬焉慨其敝壞欲重新之時建寧推官吉水胡君

緝蒞郡政首捐俸爲倡先生之八世孫洵出已貲以
爲助於是興復如故中爲堂前爲廳事後爲寢室俱
翼以廊廡而庫廩庖湍之所則於寢室左右附焉居
之前舊有池池之上有天光雲影亭亦已蕪廢至是
併新之榜以故額亭中立石以半畝方塘一鑑開之
詩刻焉事方就緒而御史劉君以代去其兄鉞自兵
部職方員外郎來守建寧因喜而力贊其成又明年
監察御史餘姚魏瀚按治過之益加歎賞且戒工亟
完之不旬月而工告畢至若經營於始則胡君之功
居多也胡君馳書來京屬時爲記竊惟建之考亭猶

魯之闕里也孔子生於陬邑及長始徙闕里後世致
瞻仰者惟以闕里稱焉先生生於尤溪晚乃定居考
亭則考亭之關繫亦重矣今諸君協心于考亭書院
之興復者豈非以先生得孔氏道學之正傳爲萬世
所宗仰而此其肇迹之地所當崇重而勿廢邪能勿
廢之以復乎舊觀則先生道德之容儼乎知在其上
者猶可想見也繼自今遊處於是者尚當起敬起慕
學其學心其心循其軌範以進於孔孟之門墻庶幾
修己者有其序治人者有所本而道德之成功業之
建可期矣夫如是然後無負于先生繼往開來之教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三

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歟諸君拳拳
於興復書院致力如此蓋知景仰先賢而嚮往之者
也因書此以告庶來學仕處於是者皆知所勵云

新設漳南道記

明李鑑

閩爲天下大藩例設三司以總轄郡縣衛若干所國
初旣重其任續因地方遼濶洪武二十年分設福寧
建寧二道歲勅一憲臣掌之慮下情不能遍及也福
興泉漳道隸福寧自東北以次而南建延邵汀道隸
建寧自西北以次而南二道所隸惟漳汀極南爲最
遠以東西之地各至此而極也漳汀之界其地多高

山林木蓊鬱幽遐瑰詭艱于往來掌福寧者巡止漳
州掌建寧者巡止汀州二郡之不通如手足之痿痺
氣之不貫也以故隣于界者有司無警肅或得侵漁
於下百姓無畏憚時得肆恣於鄉致天順間有溪南
勝運之亂成化六年順天府治中巖人邱昂奏請添
設一道爲漳南道獨莅二郡旣得俞旨僉憲周公謨
以經營伊始在任得其人特命貳守程公熙通判吳
公桓董其事公等親冒險阻斬茆棘燔檣翳隨山開
道置驛傳舖舍因地制宜無不曲當議以建寧道司
爲漳南道分司而年遠窳朽且卑狹廼偕邑令蕭侯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三

宏貳尹陳侯清措置宮錢若干木石之需工力之費
皆有給於成化九年始毀舊從新前堂後堂儀門外
門及兩廊以次而成不數月煥然一新其規模一主
於程公而實蕭陳二侯贊畫之督工則老人郭明德
焉自後汀漳之界憲司由之而巡行公移由之而傳
送奸頑之徒知畏憚而屏迹矣衆將刻石以記余謂
金石有時而壞功業垂於不朽漳汀之民一日之安
諸公一日之功百世之安諸公百世之功也記於石
固欲久其事而諸公之功不恃此而久哉是爲記

重建道原堂記

明何喬新

漳州治城之西北有臺屹然曰臨漳實據溪山之勝
宋紹熙庚戌年朱子守是州登茲臺而愛之欲築讀
書之室不果寶慶乙酉郡守危種始效白鹿洞規築
龍江書院於臺之下成夫子之志也淳祐丙午郡守
方來復於書院之東備備堂三楹肖夫子之像於其
中配以高第北溪陳安卿每歲春秋率庶僚暨邦之
羣彥祀焉而顏其堂曰道原蓋取夫子與北溪授受
之語也其後邦人復以勉齋黃直卿侑食于堂蓋勉
齋亦閩人且嘗講道夫子之門也宋社旣屋書院燬
于兵遺址歸浮屠氏惟堂巋然故歷歲旣久屢葺然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三

規制尚陋棟宇歆摧有識者憫焉成化四年春正月
福建按察司僉事臨江周君謨行部至漳祇謁遺像
周覽慨然顧謂知府英山王文同知舒城胡珉通判
凌江李玪推官南城江白曰昔之思召伯者不忍伐
其所芟之棠思萊公者不忍傷其所植之栢茲堂實
朱夫子之明靈攸栖非植物比傾圯若是是固爲政
者之過予司憲諸君守臣也弗亟圖安之誰誘其責
皆應曰諾相與捐俸以圖新之于是僦良匠斬美材
隴堅礎卜日而興役焉又爲
面勢之宜且節縮廩
以助其費爲堂五間崇三
有奇旁爲兩齋以處

游學者前爲三門以謹啓閉肇役于是月丙戌至三月朔迺訖功焉像設有巖繪飾維煥郡之長貳率諸生暨鄉之薦紳用少牢於堂以告成事焉君屬予書其事于石予惟道之太原出於天神聖繼之至孔子而後集羣聖之大成孟軻氏沒斯道之傳殆絕周子倡之程子和之至吾朱夫子而後紹孔氏之世嫡若黃若陳寶羽翼夫子以拱辰斯道於衰絕之中者也夫功被一時惠洽一邑尸而祝之朱與二子有功斯道甚大而漳又朱夫子過化之地茲堂之建禮實宜之繼自今以往凡登斯堂者瞻梁山之崇秀俯清漳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三

之法淳而致高山仰止之思興逝者如斯之嘆蓋將有默契神會於千載之下者乎周君由進士歷刑部副郎遂擢今職所至有水蘂聲其在漳首新斯堂蓋欲風厲漳人嚮道繫之以詩以告志於道者詩曰大哉斯道實原于天孰克任之維聖若賢孟氏旣歿吾道日斲紫陽崛起與式纘厥緒乃挈其粹乃會其全若黃若陳與有聞焉道學載明于今爲烈質諸洙泗若合符節清漳之濱梁山之下揭虔妥靈有廊有廡邦人具瞻胡茲摧圮顯允周公載振而起維堂翼翼維門將將歲時薦裸牲賸醴芳嗟嗟斯道靡古靡今有

志於斯蓋明厥心咨爾多士來游來歌匪察匪由發
心式訛

修理南河記

明林瀚

正德丙子福寧州庠士孫賢黃子厚奉其師林學博
汝松書謁余曰州治自爲縣時環城有河東接赤所
海潮西引玉巖溪水附郭腴田資灌溉者無慮數百
十頃而帆檣之往來通焉近數十年隄岸決於洪水
河流塞於沙石而濱河愚民爭爲桑麻計海潮壅而
不通田病於旱舟病于涸久矣有司雖嘗䟽浚率因
循簡畧非經久遠圖也歲乙亥歐陽侯嵩膺簡命來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三

守是州力任其事爰咨爰度上於按閩侍御胡公文
靖自金臺抵南門分工開浚缺者補之壅者通之狹
者廣之障以木柱織以篋竹植以榆柳長計一千七
百餘丈濶二丈五尺有奇深一丈五尺通行有四橋
啓閉有三閘防守有常役而城南復開月河以停舟
楫經始於是歲冬十有一月明年春二月功成民不
知勞財不妄費而商旅通焉農夫樂焉一州無窮之
利澤在此一舉敢請記於石余聞而歎曰侯之爲政
其知所先務哉周官掌故之職專於修城郭溝池樹
渠之固以利國也蓋水利治而後田野闢而後倉廩

充而後訟獄可簡盜賊可息教化可興禮樂可作不然則禹之政亦神矣何孔子稱之獨曰卑宮室而盡力于溝洫哉昔范文正公興太湖之水利而廟食于東吳蘓文忠公開西湖之水利流澤至今民以蘓公隄稱之孰謂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侯宇汝中江右泰和人辛未進士出宰莆田以廉能擢今職明敏剛毅爲政持大體卽是舉可以占其餘矣正德丁丑年七月記

時雨堂記

明王守仁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三

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逮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明日大雨民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謂將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乎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隲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効力去其菑域惟乃有司實耨穫之庶克有秋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是日叅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遂謁文公祠于水南覽七峰之勝槩歸志於行臺之壁賦詩志喜焉

復河資田記

明 林愛民

福寧之河源二其一自西北來曰石淇溪其一自西南來曰白巖溪合流繞城而匯諸海可溉田千畝然水勢西高東下近城池微亢河隍常湮而東南田多旱正德間州尹歐陽嵩大浚之郭以東爲閘二城爲月河舟自赤岍逆流者通焉感工役之煩恐後人浚者費及民出俸金易三寺田爲浚河資事載浚河集中越一紀僧贖河資田河大淤塞嘉靖丙午謫州佐項公喬請復之尋以遷去不果歲甲寅秀水鍾公來旣拓西城以保障矣謂城旣增廓河隍弗深非國險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五

之全也自河一湮南畝失賴奚容僧贖以病民也遂建議力請復焉臬巡長洲袁公報曰可於是定其賦派其徭附其圖佃人歲輸入公帑而時出之以爲開導資時行人黃君記其顛末甫二稔鍾公以憂去司訓周君軾輩謂不揭示人後將何考請樹石通衢問於林子林子愛民曰立法者必洞其弊端而革之弊斯絕矣初積資有倉司之以豪右今年報蠲明年報旱困歲空而河日壅此僧所爲秉豐而贖賂里胥以成其幻也茲歲入輸賦之外寄於公帑勸農吏疏浚以時而無容乾沒可謂洞察弊源者哉是役也慨田

利農助天功焉深溝高城壯地險焉歐項二君之心
鍾君會其全矣愚又惟溪流東去彌月不雨涉不滅
脛上游築壩若櫛比積水登諸田下流益涸耳一驟
雨又衝沙害稼若閘則盈洩有常而衝涸無害故壩
與閘同功而閘尤善也敢以告于後世之加惠於河
者

重建漳浦縣明倫堂記

明馬明衡

漳浦海邑也其學創於某年久莫克修日就圯敝嘉
靖三年金谿黃君直爲漳節推大興學校間攝事漳
浦顧視惕然則咨諸訓導蘓藿彭潛撒滯祠具材而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七

新之凡新明倫堂及道義門若干楹旣成聚諸生日
講學其中士皆惕然奮興於是林生蕢等具書幣屬
陳生聖來請記且曰是惟黃君嘉惠諸生之盛心固
願有以教之也某辭不獲則以所聞于師友者爲諸
生商之夫今之學者聚之以齋宮優之以廩食董之
以師儒教之可謂至矣而其學之亦可謂勤矣然而
褒衣巍冠朝夕進退於是亦嘗隱之於心揆之於志
以爲所學與所教者其與古人之學之教何如也夫
規陳編飾綺說以就有司之程而終身之志獲焉進
於是者挾大章建偉節崇峻防則亦弗暇論其心意

之實而已足多矣不知古人之所以教者果如是已乎而其所以學者亦果如是已乎而士爭趨之窮年殫力以求其至間有語之以聖賢之道則頽頽縮額以爲希奇曠絕非世所宜有嗚乎天下之治亂視人才天下之人才視學校學校之所以爲學者如此則亦安望天下之治而王道之行夫學者學也學其如聖人者去其不如聖人者之謂也學其如聖人者去其不如聖人者務存吾心之天理而去人欲之謂也夫天之降才甚厚也人之良知甚明也存天理而去人欲弗借資於人也弗援力於衆也人皆有之皆能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美

之而卒不能者始由于自蔽終坐於自畫而已是故莫大乎講學而尤莫先於立志也志也者天地之所以不息也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後可以共學夫志於聖人而學焉則其所以致力而求其方者自不容已矣不然僞焉耳尚何以多言爲哉夫上或興之而不能承病乎下下或趨之而不能振病乎上今侯有嘉惠之心而多士有奮興之志是千載一時也其無有以明古人之學而植王教之端哉古者聲教行乎中都而達之四裔今中都之文燧焉而朴茂淳素之真乃存于山隅海澨之民

是回進道之資而爲學之益也諸士產于斯者其尚
知所以自愛哉是舉也以文公嘗臨於是復度地構
祠樓齋射圃粲然畢舉君固以學而知政者故知所
重云是爲記

福建續志卷八十終

福建續志

卷八十

藝文五

三